



要改造地形。为改造地形，上级要求在平原土地上大力挖掘抗日沟。

1941年冬，清河区行署主任李人凤同志协助广北行署，对抗日沟的开挖制定了总体规划，并提出了具体要求：抗日沟不仅有干沟、支沟，而且要根据适用来确定其宽度、深度和坡度，同时，还必须做到“沟沟相连，村村互通”。随即召开区、村干部会议，进行了动员和部署。接着在广北县委（当时对外称“八路军办事处”）、行署的直接领导和检查督促下，数万群众上阵，大干了一冬春，全长几百公里的抗日沟纵横交错，遍布广北大地。而后又经不断地整修完善，沟形沟体更加适合抗战的需要。

广北抗日沟，在抗日战争年代，在反“扫荡”、反“蚕食”的斗争中，确实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。从以下几件事例中可以看出：

第一，1942年抗日沟形成之后，在几次大的反“扫荡”和反“蚕食”斗争中，我党政军民利用它作隐蔽，进行了安全转移。同时，还凭借它作掩体，相机伏击敌伪军，曾一次又一次地获得以少制多的胜利。例如1943年6月，我两名地方干部利用抗日沟作掩体，靠近了北隋伪据点，

适逢伪军一个连出外之际，向密集伪军进行射击，只连打5枪，便打死伪军连长崔桂友，另外还打伤其3人。自此，该据点伪军再不敢外出。

第二，1943年春，敌人对广北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“扫荡”。侵华头子冈村宁次亲临广北进行指挥。上有飞机掩护，下有汽车、坦克配合，共集结敌伪骑步兵2.4万余人，采用“拉网合围”战术，历时8天之久，企图一举全歼我军的主力部队。我主力部队利用抗日沟作掩护与敌周旋，终于安全转移。

第三，1943年第二季度，日寇纠集伪军李青山、王砚田、王道等部，在广北六、七、八3个区安设了10余处据点进行“蚕食”。广北县委组织群众配合主力部队和县、区武装，利用抗日沟作隐蔽，进行了反“蚕食”斗争。他们一方面“坚壁清野”，利用有利地形，夜袭敌伪据点；一方面有计划地在抗日沟内伏击敌人。迫使敌伪军龟缩于据点之内，不敢轻易外出。

第四，1943年8月，在我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围歼北隋据点前夕，军区参谋长袁也烈同志，指令我带领广北行署地方干部，还发给了一批手榴弹作武器，利用抗日沟地形阻截王营据

点之敌出外增援。是夜，我即带领财政科长杜慎五、文书股长姜廉臣等10余人，从抗日沟内逼近王营敌伪据点，并潜伏于沟内监视敌人。总攻北隋据点一开始，王营之敌果真不出袁参谋长所料，从据点内北出，想增援北隋伪军。我们即齐掷手榴弹进行阻截。此时，敌人不明真相，立即仓皇退回。直到北隋战斗胜利结束，王营之敌军始终未敢外出。这次我们之所以能完成上级交给的阻截任务，主要是因为利用了抗日沟之有利地形。

第五，1942年冬，广北县武装大队队副李光荣同志（该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胆量过人）带领队员六七人，从抗日沟里开至草桥据点村内，于拂晓时伏击伪军，当即缴获长短枪4支，并俘虏伪军4人，后经教育释放。附近两据点的敌伪军听到枪声，曾交叉向我们射击，但我们利用抗日沟作隐蔽，光天化日之下安全撤退，回到根据地。

第六，广北县武装部长高峰同志，与广六区基干民兵研制了土地雷，埋设在抗日沟内，曾几次炸伤过敌伪军。自此，敌伪军再不敢进入沟内。在敌伪“扫荡”时，我们将标语旗插在抗日

沟内，敌伪军也不敢拔除。例如，有一次在敌人“扫荡”前夕，我基干民兵在抗日沟内插有一标语旗，旗上写有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字样，旗杆下系一地雷。敌人见后，喝令伪军将沟内旗子拔除，一拔一声轰响，将伪军炸伤。

在抗日战争年代，广北抗日沟确实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。如果不改造广北根据地的地形，不挖掘这几百公里的抗日沟作隐蔽、掩体，那么，在敌伪“扫荡”和“蚕食”广北之时，我党我军和广大群众就会受到不可想象的严重损失，广北根据地也不可能坚持。

1944年，山东省职工会主任黎玉同志在省二届行政会议期间，专门组织会议，听取了广北抗日沟建设及其作用的汇报。他听后非常赞赏。我还记得他曾对抗日沟有以下几句话的评价：“广北平原挖了抗日沟，改造了地形，利用沟体作掩护，进行隐蔽，相机伏击敌人，‘平原变山区’。抗日沟，抗日沟，只利于我，不利于敌，它的作用确实大，好得很。”

1989年12月于北京

# 对“相村事件”的回忆

宋立言 口述 刘中兴 整理

口述人：宋立言，本县大码头一村人，1916年生，1940年参加革命，1986年离休。离休前任中共淄博市委书记、顾问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。1946年6月“相村事件”时，任中共广饶县委委员、民运部部长和县各救会会长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流逝。使我惊心动魄的“相村事件”，已经过去40多年了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，我渤海军区利用有利时机，对伪顽军展开了强大攻势。盘踞广饶县8年之久的伪保安十六旅李青山部，看到大势已去，末日来临，便随日寇逃往胶济路沿线的重镇张店潜伏。

国民党为了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，竭力阻挠我对日寇的受降和收复失地之举。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下，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，一方面假装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，另一方面加紧

调兵遣将，部署全面内战。为了同我军抢占地盘，则大量收编伪军，甚至勾结日军，实行蒋、日、伪大合流，疯狂侵占、“蚕食”我解放区。我鲁中军区遵照毛泽东同志“针锋相对，寸土必争”的方针，在廖容标司令员的指挥下，于1946年6月8日，一举攻克了张店城。

在我强大军事力量打击下，潜伏于张店的广饶伪军残部380余人，由团长李青山带领，连夜突围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为了苟延残喘，又返回广饶，并于6月10日晚窜入城西北的相村庄。

当时，我和县委书记张力群同志正在稻庄召开区委书记会议，对广饶县（特别是南部）反封建、反恶霸斗争的40天群众运动进行回顾总结。6月10日傍晚，博兴县委来电话说：我军攻克张店后，一股伪军窜来广、博边界。为防不测，请注意警戒。

县委接到电话后，认为情势紧迫，便立即中断会议，商量对策。决定：大家分头出发，组织民兵及区中队武装力量，作好迎击敌人的准备。因为广饶五区与博兴县接壤，所以力群同志要我去五区。晚饭后，我和五区区委书记

刘俊杰、通讯员小封就匆匆登程了。

那是初夏一个阴霾四布的夜晚，眼前一片漆黑，道路坎坷不平，我们费了很大力气，才摸索到五区区委驻地甄庙村，见到了区长刘志太和县财政科长杜慎五同志。我们说明了情况之后，考虑到相村是民兵联防队部驻地，为了便于调遣民兵，就决定先去相村。

我们一行5人骑着自行车驶近相村时，发现前面有20余人在鬼鬼祟祟地蠕动。我们就放下车子，伏下身子观察了一下，认定是小股特务，是出来放哨的，便向他们开了枪。枪响过后，他们也没有还击，人都不见了，我们便骑上车子向村中疾驶。事有不巧，杜慎五同志的车子脱了链条。这时东方露出了鱼肚白，天色已经微明。我见时不我待，便说：“你们稍候，我先进村”，就跨上车子，急驶而去。快到村边时，突然从路旁的沟里窜出一股敌人把我截住。我见势不妙，赶忙跳下车子，向相村围墙上一望，才知道敌人不是一小股，而是一大批。我正待想法同敌人周旋时，一个敌人忽地把我抱住，另一个上来把我的手枪夺去，向我吼道：“你是哪里？”我说：“我是广饶。”又一个说：“不用问啦，爽枪毙他

算咗！”便吩咐两边的人闪开。这时，我右手扶着车子左把，听到那个人拉枪栓的声音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便骂了声“你妈的”，把车子向前猛地一推，转身就从刚闪开的空隙中跑去，随之听着响了数枪，一发子弹穿透了我的右胳膊。我没顾得伤疼，一口气又跑回了甄庙村。后来我想，可能是我向前推车子时，车子顶在了放枪人的腿上，使他的枪口一歪，才只击伤了我的右胳膊，使我虎口逃生。

刘俊杰、杜慎五等人听到前面枪响，料事有变，便绕路去广城告急，并立即打电话告诉了张力群同志，说：“宋立言可能牺牲了。”

我回到甄庙村后，也打电话找张力群同志，他问是谁，我说：“我是宋立言哪！”力群同志一听，既惊又喜，说：“我听老杜说你可能牺牲了，没想到你还活着呀！”我说：“还没死，好好的，只是右胳膊伤了点皮。”力群同志说：

“万幸，很好，你先在七里住着养息一下身体吧。”我又告诉他，敌人在相村不是一小股，而是兵力很多，请立即组织力量围剿。

在我负伤的同时，县委宣传部长李梦夫和一区区委书记秦景文也带着区中队从另一条

路去了相村，临近村庄时，仿佛看到一帮人在围墙上晃动，因天黑分辨不清，就喊话询问，那边有人回话说是“自己人”，另一个说：“我是×××，你们进来吧。”李梦夫同志警惕性很高，隐约看到喊话人叉开的两腿间有个人头时隐时现，料定不是自己人，便和大家一块退了下來。事后得悉，当时的回话，是我方被俘人员为敌所逼而喊的。

天明以后，相村为敌所占据的情况已被我方全部掌握。于是，博兴县独立营从西边围上来，地委宣传部长王毅立同志带着教导营和部分民兵也跟来了，他们和广饶独立营一起围在南面；一区区中队和民兵围在东面；五区区中队和民兵围在北面，共同形成了对相村的包围之势。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，攻击步骤很不一致，所以只给敌人以震慑，未给敌人以大的杀伤。中午时分，博兴独立营发起攻击，因牺牲了几个人也停止下来。北面的民兵用土枪一射击，使敌人察知北边没有正规部队。就这样相持了一天。日落后，敌人先向南面佯攻了一阵，就转向西北突围，又绕道向东南方逃窜而去。这次事件，使我牺牲干部2人、民兵4人，相村群众也受到了

很大的摧残。

李青山带其残部突围东去后，在益都、寿光之间的大袁村一带，被我渤海警卫十四团包围、全歼。李青山这个对广饶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败类，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。

1947年广饶二次解放后，中共广饶县委在广二区延集村召开了公审大会，张力群、门金甲、唐可风和我主持会议。经过群众诉苦和说理斗争，最后对李青山执行了枪决，为广饶县人民报了仇、出了气。这是一切反动派与人民为敌的必然下场和应得的惩罚。

### 年 龄 的 代 称

总角，指幼年；髫年、垂髫，指童年。年已及笄，指女子15岁左右；年方弱冠，指男子刚刚20岁。而立之年，指30岁左右；不惑之年，指40岁左右。年过半百，指已过50岁；年过花甲，已过60岁；年逾古稀，已超过70岁。耄，80岁左右，耄，90岁左右；耄耋之年，八九十岁。期颐之年，指100岁。



紧迫的任务。

军分区首长曾多次指示，敌工股的同志要全力向敌伪内部开展政治攻势，突破其对小清河的封锁。我们也曾多次作过突破的尝试，但均因敌伪炮楼林立，我们又缺乏群众基础，工作人员和武工队员食宿困难等，都未成功。因而需要我们抓紧时机，迅速创造条件，打开局面。

### 利用戴长俭，突破封锁线

1943年2月，军分区司令员马千里对我说：“博兴县公安局，把博兴五区伪区长戴长俭抓来了。我知道此人的底细，要杀他还不够刀，要放他回去又便宜了他。他这个伪区长完全是被人利用，他本人没什么能力，也不会有很大民愤，只是广博一带的‘青红帮’（三番子，又称安清道义会）头头。这个道会门在敌区非常普遍。敌人利用它，我们也可以利用它。我看把戴长俭交给你们，利用他开展小清河南的工作，会有用处的。”我接受任务后，公安局把戴长俭转交给了我们。

戴长俭被我们捕获后，在公安局已关押了不少日子，眼睛有些红肿，几乎要失明的样子，

一见到我们，惊喜交加。我们派一名武工队员“侍候”他。另有一名敌工干事张寿堂同志陪伴，对他进行教育争取和请医生为他治疗眼病。经过半个月的治疗，戴的眼疾就好了。戴十分感激，精神状态也很好，对我们布置给他的任务，也表示愉快地接受。这时，我派人给戴的顶门徒（收的第一个徒弟）梨园村张奎三及其村长许兰亭送信去，要他们前来把戴长俭接回梨园村。他们见信的第二天就来了，看到戴长俭食宿倍受优待，精神很好，非常高兴，连连感谢共产党的政策好，尤其是张奎三被感动得声泪俱下，高兴得说不出话来。在招待他们吃午饭的时候，我向他们提出了三个条件：

一、戴回去再不能干伪区长了；二、保证我工作人员的安全，这次派张寿堂和你们同去，你们要协助他做好金家桥、岱王两个炮楼上伪军的工作，做到交通无阻；三、若有我小部队住在梨园，要给以安全和食宿方便。

戴长俭首先说：“放心吧！我再也不当汉奸了。这次八路军教育了我，挽救了我，我从心里感谢八路军，感谢马千里司令，感谢你们对我的教育挽救。我一定尽我的微薄力量，做

点对抗战有益的事，用实际行动，弥补我的罪责。”许兰亭、张奎三都说：“张同志和我们去，是对我们的信任，一定保证其安全。不瞒你们说，五区虽是敌区，但人人知道八路好，况且各村村长都是戴的徒弟，各个炮楼上也都有在会的。张同志去就住在安清道义会的房子里，保证他绝对安全。”许兰亭还说：“别的人去找我这当村长的，保准有吃有住。”饭后告别，他们4人便一同上了路。

半个月之后，张寿堂同志来汇报工作，并带来了一位广饶五区大相村的爱国青年逯福东。半个月的工作，时间不长收获很大，主要是金家桥伪军据点把持的交通要道被我们打通了，上至伪中队长柳雁宾，下到管摆渡的高××都和我们建立了关系。这样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随时来往于小清河的南北了。梨园和利城是共有两千多户人家的大村，参加“青红帮”的人很多，许多头面人物都由张奎三介绍给张寿堂了。这样可以这两个村为基地，逐渐向外扩展。人民群众听说八路军过河而兴高彩烈，敌伪军则闻风丧胆。例如：程金榜（原籍天津市）随其叔父博兴县伪县长程连甲来博兴当

了利城镇伪据点的中队长后，倚仗其叔父的势力，抢粮、逼款、关押群众，无恶不作。我们即通过戴长俭的徒弟张立本向他透露了一个口信，吓得他当时脸色苍白。张立本是利城街上有名的蒸馒头户。伪据点中的汉奸共六七十人，每天由张立本供应馒头200余斤。有一天我们对张立本进行了教育，叫他到据点送馒头时，抓紧时机对伪军进行宣传。张立本言听计从，就对程金榜说：“程队长，今后我不能给你们送馒头了，八路军晚上经常在街上活动，他们说给汉奸送馒头就是汉奸，我实在不敢再送了。”程呆了半天说：“求求你和他们（指八路）说说好话，我们是奉令驻防，从今后不作坏事，不上街胡来，你看怎样？”张立本回来对大家说：“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汉奸，一听说八路就吓得脸色变黄，说话也口吃了。”从此，也有人想和八路拉关系，找后路。其中有两个班长张学孔和姚三元，通过张立本和我们建立了关系，按期向我们汇报工作，接受我们的任务也很坚决。1943年我军向敌人展开秋季攻势，我们事先向张学孔交待了任务：当我包围利城伪据点时，程金榜若出来巡视指挥，就见机行事

把他当场击毙，并号召大家投降。后来果然是按照我们的计划，以里应外合的方式，解放了利城据点，俘伪军72人。

### 争取伪营长陈瑞水

陈瑞水是广饶县伪十六旅一团李青山部的特务营营长，原籍菏泽，黄泛时逃荒到广饶县石村落户。榆林村有一商人刘好英，和陈瑞水交往密切，并拜为金兰兄弟。1938年，李寰秋以抗日名义纠集广饶县的兵痞、流氓、豪绅、土匪之流的大小司令成立了保安十六旅，但下属各部仍独树一帜各行其事，横征暴敛无恶不作，社会秩序大乱。当时较为有名的有李青山、王炳华、成建基、徐金刚、燕寿才等人。他们各部之间，明争暗斗，相互吞并，最后名为保安十六旅，实则只有李青山一个团有点实力。后来他投降日军，在毛王庄筑起了据点。陈瑞水颇得李青山之信任，和李青山之内弟崔贵祥营据守毛王庄，保护李青山的团部。

李青山部的军需，除日军供应外，还要由部分区征收钱粮。如一营燕寿才由广饶四区供应；陈瑞水营则由广饶五区征收。陈瑞水在五区有